清史稿/卷4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十一 ◄

清史稿
卷四百十二

► 卷四百十三

列傳一百九十九

左宗棠

左宗棠，字季高，湖南湘陰人。父觀瀾，廩生，有學行。宗棠，道光十二年舉人，三試禮部不第，遂絕意仕進，究心輿地、兵法。喜為壯語驚眾，名在公卿間。嘗以諸葛亮自比，人目其狂也。胡林翼亟稱之，謂橫覽九州，更無才出其右者。年且四十，顧謂所親曰：「非夢卜夤求，殆無幸矣！」

咸豐初，廣西盜起，張亮基巡撫湖南，禮闢不就。林翼敦勸之，乃出。敘守長沙功，由知縣擢同知直隸州。亮基移撫山東，宗棠歸隱梓木洞。駱秉章至湖南，復以計劫之出佐軍幕，倚之如左右手。僚屬白事，輒問：「季高先生雲何？」由是忌者日眾，謗議四起，而名日聞。同里郭嵩燾官編修，一日，文宗召問：「若識舉人左宗棠乎？何久不出也？年幾何矣？過此精力已衰，汝可為書諭吾意，當及時出為吾辦賊。」林翼聞而喜曰：「夢卜夤求時至矣！」

六年，曾國藩克武昌，奏陳宗棠濟師、濟餉功，詔以兵部郎中用，俄加四品卿銜。會秉章劾罷總兵樊燮，燮構於總督官文，為蜚語上聞，召宗棠對簿武昌，秉章疏爭之不得。林翼、國藩皆言宗棠無罪，且薦其才可大用。詹事潘祖廕亦誦言總督惑於浮辭，故得不逮。俄而朝旨下，命以四品京堂從國藩治軍。初，國藩創立湘軍，諸軍遵其營制，獨王

珍不用。宗棠募五千人，參用珍法，號曰「楚軍」。十年八月，宗棠既成軍而東，偽翼王石達　　開竄四川，詔移師討蜀。國藩、林翼以江、皖事急，合疏留之。時國藩進兵皖南，駐祁門，偽侍王李世賢、忠王李秀成糾眾數十萬圍祁門。宗棠率楚軍道江西，轉戰而前，遂克德興、婺源。賊趨浮梁景德鎮，斷祁門餉道。宗棠還師擊之，大戰於樂平、鄱陽，殭屍十餘萬，世賢易服逃，而徽州賊亦遁浙江。自是江、皖軍勢始振。

十一年，詔授太常寺卿，襄辦江南軍務，乃率楚軍八千人東援浙。朝命國藩節制浙江，國藩薦宗棠足任浙事。宗棠部將名者，劉典、王開來、王文瑞、王沐，數軍單薄，不足資戰守；乃奏調蔣益澧於廣西，劉培元、魏喻義於湖南，皆未至，而宗棠以數千人策應七百餘裡，指揮若定，國藩服其整暇。已而壕州陷，复疏薦之，遂授浙江巡撫。

時浙地唯湖、衢二州未陷賊，國藩與宗棠計，以保徽州，固饒、廣為根本。奏以三府屬縣賦供其軍，設婺源、景德、河口三稅局裨之，三府防軍悉隸宗棠。賊大舉犯婺源，親督軍敗之。同治元年正月，詔促自衢規浙。宗棠奏言：「行軍之法，必避長圍，防後路。臣軍入衢，則徽、婺疏虞，又成糧盡援絕之勢。今由婺源攻開化，分軍扼華埠，收遂安，使饒、廣相庇以安，然後可以製賊而不為賊制。」二月，克遂安。世賢自金華犯衢州，連擊敗之。而皖南賊复陷寧國，遣文瑞往援，克績溪。十一月，喻義克嚴州。二年正月，益澧及高連升、熊建益、王德榜、餘佩玉等克金華、紹興，浙東諸郡縣皆定。

杭州賊震怖，悉眾拒富陽。時諸軍爭議乘勝取杭城，宗棠不喜攻堅，謂皖南賊勢猶盛，治寇以殄滅為期，勿貪近功。乃自金華進軍嚴州，令劉典將八千人會文瑞防徽州，以培元、德榜駐淳安、開化，而益澧攻富陽。劾罷道府及失守將吏十七人，舉浙士吳觀禮等賑荒招墾，足裕軍食。四月，授浙閩總督，兼巡撫事。劉典軍既至皖南，遂留屯。益澧攻富陽，軍僅萬餘人，皆病疫，宗棠亦患瘧困憊，富陽圍久不下，乃簡練舊浙軍，兼募外國軍助之攻。七月，李鴻章江蘇軍入浙攻嘉善，嘉興寇北援，於是水陸大舉攻富陽，克之。益澧等長驅搗杭州，魏喻義、康國器攻餘杭。宗棠以杭賊恃餘杭為犄角，非先下餘杭，收海寧，不能斷嘉、湖援濟，躬至餘杭視師。是時皖賊古隆賢反正，官軍連下建平、高淳諸邑。金陵賊呼秀成入謀他竄，獨世賢踞溧陽，與廣德賊比，中梗官軍。鴻章既克嘉善，上言當益軍攻嘉興。會浙師取常州，而廣德賊已由寧國竄浙。宗棠慮賊分擾江西、福建，乃檄張運蘭率所部趨福建，召劉典防江西。海寧賊蔡元隆以城降，更名元吉，後遂為驍將。三年二月，元吉會江蘇軍克嘉興。杭州賊陳炳文勢蹙約降，猶慮計中變，乘雨急攻之，夜啟門遁，杭州复，餘杭賊汪海洋亦東走。捷聞，加太子少保銜，賜黃馬褂。

移駐省城，申軍禁，招商開市，停杭關稅，減杭、嘉、湖稅三之一。益澧為布政使，亦輕財致士，一時翕然稱之。群賊聚湖州，乃移軍合圍，先攻菱湖。三月，江蘇軍克常州，賊敗竄徽、婺，趨江西。世賢踞崇仁，海洋踞東鄉，宗棠以賊入江西為腹心患，奏請楊岳斌督江西、皖南軍，以劉典副，從之。六月，曾國荃克江寧，洪秀全子福瑱奔湖州，俄复潰走，磔於南昌。七月，克湖州，盡定浙地。論功，封一等恪靖伯。

餘賊散走徽、寧、江西、廣東，折入汀州，福建大震。乃奏請之總督任，以益澧護巡撫，增調德榜軍至閩。四年三月，江蘇軍郭松林來會師，賊棄漳州出大埔。五月，進攻永定。世賢、海洋既屢敗，傷精銳過半，歸誠者三萬。宗棠進屯漳州，躡賊武平。於是賊竄廣東之鎮平，而福建亦定。

乃檄康國器、關鎮平兩軍入粵，王開琳一軍入贛防江西，劉典軍趨南安防湖南，留高連升、黃少春軍武平，伺賊進退。六月，賊大舉犯武平，力戰卻之。世賢投海洋，為所戕，賊黨益猜貳。詔以宗棠節制三省諸軍。十月，賊陷嘉應，宗棠移屯和平琯溪。德榜慮帥屯孤懸，自請當中路。劉典聞德榜軍趨前，亦引軍疾進。猝遇賊，敗，賊追典，掠德榜屯而過，槍環擊之，輒反走。是夜降者逾四萬，言海洋中砲死矣，士氣愈奮。時鮑超軍亦至，賊出拒，又大敗之。合閩、浙、江、粵軍圍嘉應。十二月，賊開城遁，扼諸屯不得走，跪乞免者六萬餘，俘斬賊將七百三十四，首級可計數者萬六千，詔賜雙眼花翎。

五年正月，凱旋。宗棠以粵寇既平，首議減兵並餉，加給練兵。又以海禁開，非製備船械不能圖自強，乃創船廠馬尾山下，薦起沈葆楨主其事。會王師征西陲回亂久無功，詔宗棠移督陝、甘。十月，簡所部三千人西發，令劉典別募三千人期會漢口，中途以西捻張總愚竄陝西，命先入秦勦賊。

陝、甘回眾數至百萬，與捻合。宗棠行次武昌，上奏曰：「臣維東南戰事利在舟，西北戰事利在馬。捻、回馬隊馳騁平原，官軍以步隊當之，必無幸矣。以馬力言，西產不若北產之健。捻馬多北產，故捻之戰悍於回。臣軍止六千，今擬購口北良馬習練馬隊，兼制雙輪砲車。由襄、鄧出紫荊關，徑商州以赴陝西。經營屯田，為久遠之規。是故進兵陝西，必先清關外之賊；進兵甘肅，必先清陝西之賊；駐兵蘭州，必先清各路之賊：然後餽運常通，師行無阻。至於進止久速，隨機赴勢，伏乞假臣便宜，寬其歲月，俾得從容規畫，以要其成。」

六年春，提兵萬二千以西。議以砲車制賊馬，而以馬隊當步賊。捻倏見砲車，皆不戰狂奔。時陝西巡撫劉蓉已解任，總督楊岳斌請歸益急。詔寧夏將軍穆圖善署總督，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軍務。分軍三道入關，而皖南鎮總兵劉松山率老湘軍九千人援陝，山西按察使陳湜主河防，其軍皆屬焉。松山既屢敗捻，又合蜀軍將黃鼎、皖軍將郭寶昌，大破之富平。捻掠三原，沿渭北東趨，回則分黨西犯，麕集北山。宗棠以捻強於回，當先制捻。檄諸軍憑河結營，期蹙而殲之涇、洛間。捻乘軍未集，又折而西渡涇、渭，窺豫、鄂。已而大軍進逼，勢不復能南，乃趨白水。乘大風雨，鋌走入北山。宗棠防捻、回合勢，且北山荒瘠，師行糧不繼，因急扼耀州。十月，捻敗走宜川，別黨果竄耀州，合回匪攻同官。留防軍不能禦，典、連升軍馳救，大破之。諸軍將雖屢敗捻，終牽於回，師行滯；而捻大眾在宜川者益北擾延長，掠綏德，趨葭州，回亦自延安出陷綏德。宗棠自以延、綏迭失，上書請罪，部議革職。時北山及扶、岐、汧、隴、邠、鳳諸回，所在響應。捻自南而北，千有餘裡，回自西而東，亦千有餘裡。陝西主客軍能戰者不及五萬，然回當之輒敗。松山等克綏德，回走米脂，捻復分道南竄。於是劉厚基出東北追回，松山等循西岸要捻。師抵宜川，回大出遮官軍，留戰一日，破之；而捻遂取間道逾山至壺口，乘冰橋渡河。宗棠奉朝旨，山右毗連畿輔，令自率五千人赴援，以劉典代督陝甘軍。

是年十二月，捻自垣曲入河南，益北趨定州，遊騎犯保定，京師戒嚴。詔切責督兵大臣，自宗棠、鴻章及河南巡撫李鶴年、直隸總督官文，皆奪職。宗棠至保定，松山等連破賊深、祁、饒、晉。當是時，捻馳騖數百里間，由直隸竄河南、山東，已復渡運越吳橋，犯天津。鴻章議築長圍制賊；宗棠謂當且防且剿，西岸固守，必東路有追剿之師，乃可掣其狂奔之勢：上兩從其議。於是勤王師大集，宗棠駐軍吳橋，捻徘徊陵邑、濟陽，合淮、豫軍迭敗之，總愚走河濱以死，西捻平。入覲，天語褒嘉，且詢西陲師期。宗棠對以五年，後卒如其言焉。

七年十月，率師還陝，抵西安。時東北土寇董福祥等眾十餘萬，擾延安、綏德，西南陝回白彥虎等號二十萬，踞甘肅董志原。松山至，破土寇，降福祥；而回益四出剽掠，其西南竄出者，並力擾秦川，黃鼎破之。宗棠進軍乾州，諜報回巢將徙金積堡，分軍擊之，遂下董志原，連复鎮原、慶陽，回死者至三萬。督丁壯耕作，教以區田、代田法。擇嶮荒地，發帑金巨萬，悉取所收饑民及降眾十七萬居焉。遂以八年五月進駐涇州。

甘回最著者，西曰馬朵三，踞西寧；南曰馬占鰲，踞河川；北曰馬化隆，踞寧夏、靈州。化隆以金積堡為老巢，堡當秦、漢兩渠間，扼黃河之險，擅鹽、馬、茶大利。環堡五百餘寨，黨眾嘯聚。掠取漢民產業子女。陝回時時與通市，相為首尾。化隆以新教煽回民，

購馬造軍械，而陽輸誠紿穆圖善。董志原既平，陝回竄靈州，化隆上書為陝回乞撫。宗棠察其詐，備三月糧，先攻金積堡，以為收功全隴之基。及松山追陝回至靈州，扼永靈洞。化隆懼，仍代陝回乞撫，謀緩兵，穆圖善信之，日言撫，綏遠城將軍至劾松山濫殺激變。然化隆實無意降也，密召諸回並出劫軍餉。十一月，宗棠進駐平涼。九年，松山陣歿，以其兄子錦棠代之，戰屢捷，而中路、南路軍亦所向有功，陝回受撫者數千人。及奪秦壩關，化隆益窘，詣軍門乞降，誅之，夷其城堡。遷甘回固原、平涼，陝回化平，而編管鈐束之，寧、靈悉定。奏言進規河湟，而是時有伊犁之變，詔宗棠分兵屯肅州，乃遣徐佔彪將六千人往。

十年七月，自率大軍由平涼移駐靜寧。八月，至安定。寇聚河州，其東出，必繞洮河三甲集，集西太子寺，再西大東鄉，皆險要。諸將分擊，悉破平之。時回酋朵三已死，佔鰲見官軍深入，西寧回已歸順，去路絕，遂亦受撫。河州平。

十一年七月，移駐蘭州。佔彪前以伊犁之變率師而西也，於時肅州阻亂，回酋馬文祿先已就撫，聞關外兵事急，复據城叛。及佔彪軍至，乃嬰城固守，而乞援西寧。陝回白彥虎、禹得彥亦潛應文祿。會錦棠率軍至，西寧土回及陝回俱變，推馬本源為元帥。西寧東北阻湟水，兩山對峙，古所稱湟中也。賊據險而屯，俄敗走，遺棄馬騾滿山谷，竄巴燕戎格。大通都司馬壽复嗾向陽堡回殺漢民以叛。十二年正月，錦棠攻向陽堡，奪門入，斬馬壽，遂破大通，搗巴燕戎格，誅本源，河東、西諸回堡皆降。文祿踞肅州，詭詞求撫，益招致邊外回助城守，連攻未能下。八月，宗棠來視師，文祿登城見帥旗，奪氣。請出關討賊自效，不許。金順、錦棠軍大集，文祿窮蹙出降，磔之。白彥虎竄遁關外，肅州平。以陝甘總督協辦大學士，加一等輕車都尉。奏請甘肅分闈鄉試，設學政。十三年，晉東閣大學士，留治所。自咸豐初，天下大亂，粵盜最劇，次者捻逆，次者回。宗棠既手戡定之，至是陝、甘悉靖，而塞外平回，朝廷尤矜寵焉。

塞外回酋曰帕夏，本安集延部之和碩伯克也。安集延故屬敖罕，敖罕為俄羅斯所滅，安集延獨存。帕夏畏俄逼，闌入邊。據喀什噶爾，稍蠶食南八城，又攻敗烏魯木齊所踞回妥明。妥明者，西寧回也，初以新教遊關外。同治初，乘陝甘漢、回構變倡亂，據烏城。帕夏既攻敗妥明降之，遂並有北路伊犁諸城，收其賦入。妥明旋被逐，走死，而白彥虎竄處烏城，仍隸帕夏。帕夏能屬役回眾，通使結援英、俄，購兵械自備。英人陰助之，欲令別立為國，用捍蔽俄。當是時，俄以回數擾其邊境，遽引兵逐回，取伊犁，且言將代取烏魯木齊。

光緒元年，宗棠既平關隴，將出關，而海防議起。論者多言自高宗定新疆，歲糜數百萬，此漏卮也。今至竭天下力贍西軍，無以待不虞，尤失計。宜徇英人議，許帕夏自立為國稱藩，罷西征，專力海防。鴻章言之尤力。宗棠曰：「關隴新平，不及時規還國家舊所沒地，而割棄使別為國，此坐自遺患。萬一帕夏不能有，不西為英並，即北折而入俄耳。吾地坐縮，邊要盡失，防邊兵不可減，糜餉自若。無益海防而挫國威，且長亂。此必不可。」軍機大臣文祥獨善宗棠議，遂決策出塞，不罷兵。授宗棠欽差大臣，督軍事，金順副之。

二年三月，次肅州。五月，錦棠北逾天山，會金順軍先攻烏魯木齊，克之。白彥虎遁走托克遜。九月，克瑪納斯南城，北路平，乃規南路。令曰：「回部為安酋驅迫，厭亂久矣。大軍所至，勿淫掠，勿殘殺。王者之師如時雨，此其時也。」三年三月，錦棠攻克達坂城，悉釋所擒纏回，縱之歸。南路恟懼，翼日，收托克遜城，而佔彪及孫金彪兩軍亦連破諸城隘，合羅長祜等軍收吐魯番，降纏回萬餘。帕夏飲藥死，其子伯克胡里戕其弟，走喀什噶爾。

白彥虎走開都河，宗棠欲遂擒之，奏未上，適庫倫大臣上言西事宜畫定疆界，而廷臣亦謂西征費鉅，今烏城、吐魯番既得，可休兵。宗棠歎曰：「今時有可乘，乃為畫地縮守之策乎？」抗疏爭之，上以為然。時俄方與土耳其戰，金順請乘虛襲伊犁。宗棠曰：「不可。師不以正，彼有辭矣。」八月，錦棠會師曲會，遂由大道向開都河為正兵，餘虎恩等奇兵出庫爾。白彥虎走庫車，趨阿克蘇，錦棠遮擊之，轉遁喀什噶爾。大軍還定烏什，遂收南疆東四城，何步雲以喀什漢城降。伯克胡里既納白彥虎，乃效力攻漢城。大軍至，复遁走俄。西四城相繼下，宗棠露布以聞，詔晉二等侯。布魯特十四部爭內附。

四年正月，條上新疆建行省事宜，並請與俄議還伊犁、交叛人二事。詔遣全權大臣崇厚使俄。俄以通商、分界、償款三端相要。崇厚遽定約，為朝士所糾，議久不決。宗棠奏曰：「自俄踞伊犁，蠶食不已，新疆乃有日蹙百里之勢。俄視伊犁為外府，及我索地，則索償盧布五百萬元。是俄還伊犁，於俄無損，我得伊犁，僅一荒郊。今崇厚又議畀俄陏爾果斯河及帖克斯河，是劃伊犁西南之地歸俄也。武事不競之秋，有割地求和者矣。茲一矢未加，遽捐要地，此界務之不可許者也。俄商志在貿易，其政府即廣設領事，欲藉通商深入腹地，此商務之不可許者也。臣維俄人包藏禍心，妄忖吾國或厭用兵，遂以全權之使臣牽制疆臣。為今之計，當先之以議論，委婉而用機，次決之以戰陣，堅忍而求勝。臣雖衰慵無似，敢不勉旃。」上壯其言，嘉許之。崇厚得罪去，命曾紀澤使俄，更前約。於是宗棠乃自請出屯哈密，規复伊犁。以金順出精河為東路，張曜沿特克斯河

為中路，錦棠經布魯特游牧為西路；而分遣譚上連等分屯喀什噶爾、阿克蘇、哈密為後路聲援：合馬步卒四萬餘人。

六年四月，宗棠輿櫬發肅州，五月，抵哈密。俄聞王師大出，增兵守伊犁、納林河，別以兵船翔海上，用震撼京師，同時天津、奉天、山東皆警。七月，詔宗棠入都備顧問，以錦棠代之。而俄亦懾我兵威，恐事　　遂決裂。明年正月，和議成，交還伊犁，防海軍皆罷。

宗棠用兵善審機，不常其方略。籌西事，尤以節兵裕餉為本謀。始西征，慮各行省協助餉不時至，請一借貸外國。沈葆楨尼其議，詔曰：「宗棠以西事自任，國家何惜千萬金。為撥款五百萬，敕自借外國債五百萬。」出塞凡二十月，而新疆南北城盡复者，饋運饒給之力也。初議西事，主興屯田，聞者迂之；及觀宗棠奏論關內外舊屯之弊，以謂掛名兵籍，不得更事農，宜畫兵農為二，簡精壯為兵，散願弱使屯墾，然後人服其老謀。既入覲，賜紫禁城騎馬，使內侍二人扶掖上殿，授軍機大臣，兼值譯署。國家承平久，武備弛不振，而海外諸國爭言富強，雖中國屢平大難，彼猶私議以為脆弱也。及宗棠平帕夏，外國乃稍稍傳說之。其初入京師，內城有教堂高樓，俯瞰宮殿，民間譁言左侯至，樓即毀矣，為示諭曉，乃止。其威望在人如此。然值軍機、譯署，同列頗厭苦之。宗棠亦自不樂居內，引疾乞退。九月，出為兩江總督、南洋通商大臣。嘗出巡吳淞，過上海，西人為建龍旗，聲砲，迎導之維謹。

九年，法人攻越南，自請赴滇督師。檄故吏王德榜募軍永州，號「恪靖定邊軍」，法旋議和，止其行。十年，滇、越邊軍潰，召入都，再直軍機。法大舉內犯，詔宗棠視師福建，檄王珍子詩正潛軍渡台灣，號「恪靖援台軍」。詩正至台南，為法兵所阻，而德榜會諸軍大捷於諒山。和議成，再引疾乞退。七月，卒於福州，年七十三，贈太傅，謚文襄。祀京師昭忠祠、賢良祠，並建專祠於湖南及立功諸省。

宗棠為人多智略，內行甚篤，剛峻自天性。穆宗嘗戒其褊衷。始未出，與國藩、林翼交，氣陵二人出其上。中興諸將帥，大率國藩所薦起，雖貴，皆尊事國藩。宗棠獨與抗行，不少屈，趣舍時合時不合。國藩以學問自斂抑，議外交常持和節；宗棠鋒穎凜凜向敵矣，士論以此益附之。然好自矜伐，故出其門者，成德達材不及國藩之盛雲。子四人：孝威，舉人，以廕為主事，先卒，旌表孝行；孝寬，郎中；孝勳，兵部主事；孝同，江蘇提法使。孫念謙，襲侯爵，通政司副使。

論曰：「宗棠事功著矣，其志行忠介，亦有過人。廉不言貧，勤不言勞。待將士以誠信相感。善於治民，每克一地，招徠撫綏，眾至如歸。論者謂宗棠有霸才，而治民則以王道行之，信哉。宗棠初出治軍，胡林翼為書告湖南曰：「左公不顧家，請歲籌三百六十金以贍其私。 」曾國藩見其所居幕陋小，為別制二幕貽之，其廉儉若此。初與國藩論事不洽，及聞其薨，乃曰：「謀國之忠，知人之明，自媿不如。 」志益遠矣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